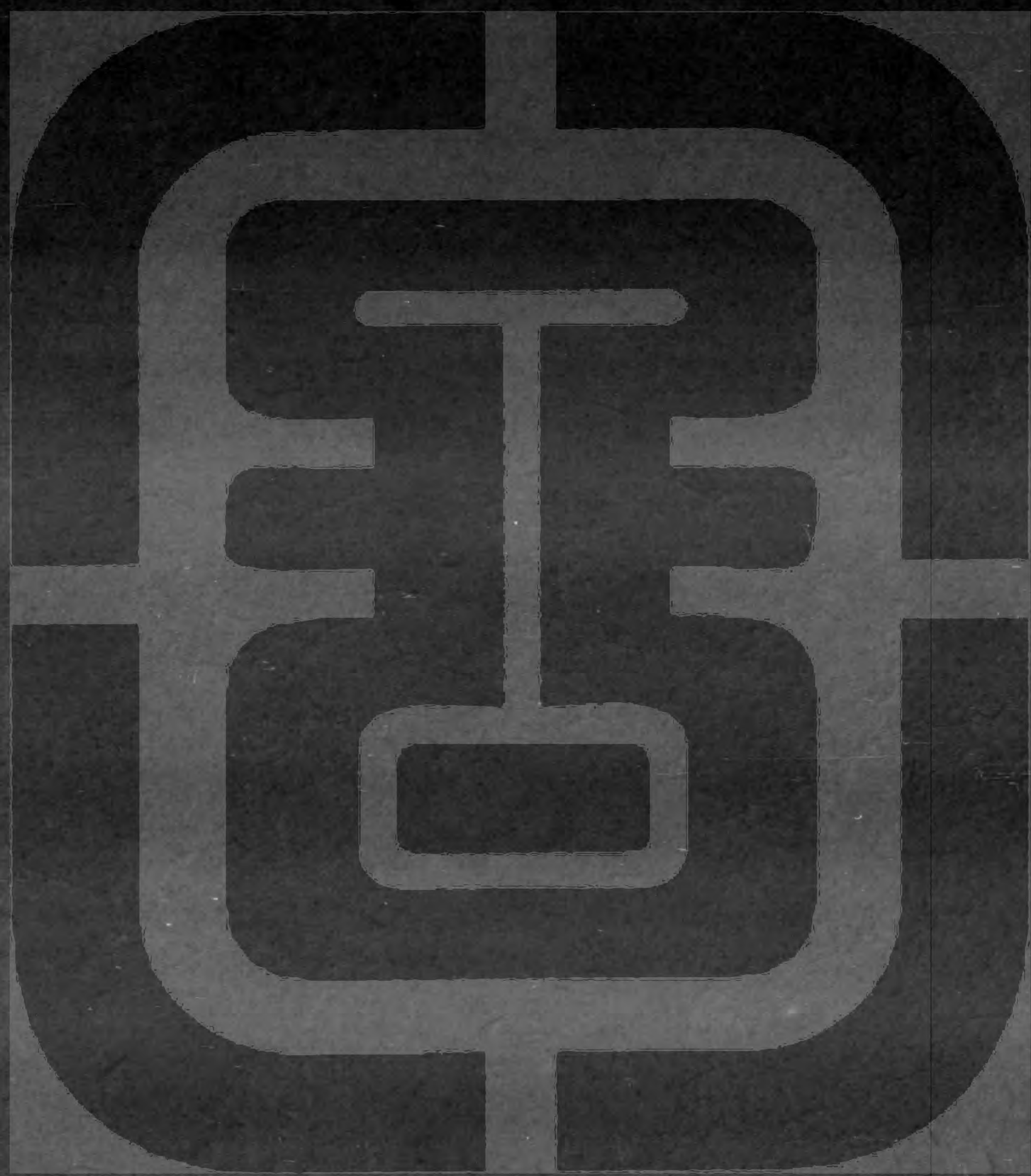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六十二冊





棗林藝簣

諭幼儒勅

明

海甯談

遷孺木著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勿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爲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此雖無益文尙有理其云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曰讀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  
矜句字之間沿誕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  
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  
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  
誠如宸諭

###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  
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  
款此作偽者真東家邱耶

###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偽書卻之

###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起受帝命業超上古殲  
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  
均昊美冠頽黃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  
奄藹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  
判史敬素立石 海鹽縣志 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  
謂始皇滅鄭何也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咸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中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粦偽於陵子

嵇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嵇叔夜手蹟弟請出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一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遊地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搆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輦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

上

百家姓

學海類編

東林藝叢

三

文詞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  
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傳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  
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使民爲  
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  
使民爲城郭溝池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  
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  
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爲之也哉若  
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  
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  
共養勞費共養勞費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  
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雖  
言之易曰古之聰民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  
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  
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謹之然則殺者君子之  
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稟

朱文公大學本義稟友人沈世洎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家三三賓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  
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後智井得鐵函重  
續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  
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

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  
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入  
明劉伯溫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  
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連手自繕寫  
刊于義門書塾丙戌歲錢某于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  
用墨塗乙蓋遵建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道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  
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  
張洪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豆芽菜賦

蒙城陳疑荐賢良方正考選試豆芽菜賦疑第一拜浙  
江道御史終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  
都主人論辨時事翊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俯視八  
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  
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燧人作俑庖人之初曰

獻曰鬻曰豢曰芻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  
猩脣豹胎之鼎熊掌駝峰之廚畢卓持螯之樂何曾鵝  
掌之殊黨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髀鯖餘斫吳中之  
鱸釣松江之鱸鴛釀施蓼雪蛆侑俎菽蒲羞鼈芥醬煤  
驢至若橙黃而螃蟹實荻綠而河豚浮黃雀入幕之子  
烏雞啄粟之鷄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  
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酌豔曲吟吾調嚼滋味既美  
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臊之爲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  
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蕨南山採薇祛萱堂北檐芹淵



溪烹綠葵之嫩葉儂白薤之芳蕤補羸杞移繁蕪磨菇  
縷分勝鴨脚波稜寸斷復蹲鴟咕糟子薑之掌沫醢新  
筍之絲梭魚孕子苔脯乳鬚輪菌九沸山藥三炊漢家  
邱嫂之鑠冰壺先生之蠶至若錢塘之茭白商山之紫  
芝大宛之苜蓿二蜀之雞栖揀擇加精調而得宜香聞  
爽臆味適舒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飫此佳品喜  
溢厥頤顧翳桑之徒餓笑首陽之空飢視彼蔓菁何物  
蘿蔔奚爲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爲異而不知近之爲奇  
主人瞠焉語塞拱手噦嘻曰然則子所言奇者請備言

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  
資於扶植金芽才長珠蕤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  
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  
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眾知而易識不勞乎椒  
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屢餐而不斃雖  
以赫乎柱史之嚴每嘗冥之于齒牙驀矣憲臺之邃亦  
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廩食  
至于滌清觴漱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  
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嘆曰得非市之



所鬻豆芽菜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遠矣母語近而遺遠厭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爲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爲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爲心累脫若致之勿克則役之於心役之於心則爲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羅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卽揖謝于于而退

周敘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敘敘請刪修宋

史以畢先志許之功敘曾大父以立元鰲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敘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拗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閒有不合自謂莆陽拗史

張元楨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楮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弼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辨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白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干其閒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

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贅牙者亦得而神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韻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



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爲明者亦不得  
繇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  
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  
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  
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  
曰音有上齶下齶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  
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甯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  
麻遮何以同夫冬東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

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  
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  
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  
通押而說不得說哲不得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  
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今不知茲韻其來  
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象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輩張東海  
只有元來一个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  
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  
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  
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  
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  
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  
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

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任鎮貽溪之上結茅屋  
命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  
虞鄉人少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  
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  
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進之圖感凝知己  
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  
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  
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參綸閣此豈躁



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爲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

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贄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爲相臣僚多被放逐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顯於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



山詔辭乃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特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朱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湔洗爲贅牙爲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大羹之味豈羣口所嚙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



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尚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爲得其繁萬歷中晉江李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誣末年吳興凌氏等又專刊殊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卽事見道風雅詠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

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哀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閒有微文未加點璧近常熟錢氏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輸攻矣雖非定論錄俟公據 李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儻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諄也夷考其實



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沂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興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二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牽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粗材笨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譌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

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偽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勦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訕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徒之戈俊逸初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元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



學海類編  
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運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卽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颯流革孫許之風尙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畫宋元爲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左右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据吾不知仲默所謂

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人言無當矯誣輕毀箴爲膏肓允爲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語宏正以後譌謬之學流爲種智後生面目偃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爲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秦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簽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諡貞文子



學海類編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榼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濬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  
子時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  
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詠時苗還犢事有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之句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甯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權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雪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于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大僕者在正德



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誤良不虛也

兩京賦

訓導

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甯余光

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竝作兩京賦光

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

宗竝作北京賦教諭聶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曾作太監雲奇傳雲奇洪武閒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上臨觀而選壯士兵甲伏屏幃閒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悞或梓人之訛

修誌

林甄修福州府誌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料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割之自人則世人



不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  
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  
福清林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  
美惡備列藝文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我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  
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得  
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楊子雲與鄭子真嚴君

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  
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字  
宙閒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常  
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慎中

王遵宥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主事李纘父也  
志述纘之言曰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  
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婿於陳城居也遂居於城之  
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



於李而爲之子禰李而妣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爲李角山翁而不知爲楊也惟吾父始配陳纘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纘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或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云大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爲後也載在禮記矣李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允合乎禮矣先生作筍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淵子常好讀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又爲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祕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啓視秃管數十枚手錄雜記百餘卷

唐覲

江陰貢士唐覲著延州筆記李肇鶚于民家屏帳上斗麥易之噫文人遺業類覲者何限安得盡肇鶚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觥誦以記否為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閱史記

殷正用

士儋

有李于鱗所閱史記于秦始皇本紀止圈

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

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毀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騏于

貨郎擔中重得今已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本常熟錢氏乞於吏部者閱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君子筆凋墨替無論矣有箕裘若吏部而遺簡尚永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閒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晷有羅氏鬻宅展轉數姓至武氏淘井得髑髏四具加釘焉呈于縣公彷彿夢人以羅擔屍過其



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十七自供父本牙僧正德  
閒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酖殺之釘腦骨投井中  
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  
減虛敖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爲季漢書予蜀正統吳  
魏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再蜀漢

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尙儉竝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大敘萬歷閒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  
立戒春雪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  
中無名氏作蘭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公明雋

濮州李尙寶先共選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



學海類編  
三  
文讀  
獻之詩附以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何子文定  
公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  
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  
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  
音之始以北先也 按李尙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  
于鱗游改嚮移好故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  
選多靡豔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匍匐

不能入名曰狗洞薦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

伯承往來其中

趙州強居仁集

李伯承遇山人濮上館

於清平閣山人日啖狗脯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  
殷勤閒與倡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糜工部六萬金有奇  
李湘洲集

西泠社

萬歷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隆輩集西湖



學海類編  
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姚徐桂爲地主倡西泠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閒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和李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倚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閑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竹垣向裏闢新池徑曲門迂去每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荇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

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无咎各爭爲己句餘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爲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筠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滕王閣云飛閣崇臺勝地畱層巒遠水檻中收萋萋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烟樹尙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管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陽獨倚樓



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  
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紅亭颭酒帘  
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珠簾梅花杏雨柳烟開  
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作賦游人攬景獨登臺  
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  
誰言伯璵更憐才關市烟塵黯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  
龍河蜿蜚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菼渡  
南唐廢址水烟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遮莫還歌大小東  
萬壽宮云百疊青山磴道盤丹臺深鎖赤欄干階前柏

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  
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讖湖落空江鐵柱寒九柏歲  
蕤偃翠苞亭亭十里辨烟梢雲深珠樹栖歸鶴月滿霜  
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夜集珮聲交野人掃  
地齋心拜芳渚青蘋藉白茅元功自昔滿鄉邦飛劍雲  
中氣尙雙三洞絳霞飄羽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雞  
犬歸山鳥鐵鎖魚龍臥楚江里社年年誇禱賽九天時  
擁百靈降白袷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鏡乍瞻丹  
壑窺金穴細讀元文叩石函天豁神皋開廣漢樹盤仙



嶠出巉巖雲房玉磬松閒月未到蓬山已隔凡惜其他詩不多見

大觀王穉登

萬歷癸丑元旦吳縣王百穀臥疾吟迎春詩一首卽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關係則不書如緩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稱之數其人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哉噫予

居常所爲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爲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爲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諛墓譏之至于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言荆川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甯損無益甯慎無濫甯拂人子孫無違人月旦

崑山周元暉

崑山周俊俊子顓南京太僕寺卿有館於涇之旁著涇



學海類編  
林雜記涇林類記孫元暉萬歷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  
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涇林續記始舉筆赤蛇墮研刊成  
怨家張氏增飾宮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  
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冤之

言陳植之

武林布衣陳植之業于醫而苦吟好學歛縣吳充德符  
摘其佳句如疏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  
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遙村砧杵連王門筭自好客舍  
鋏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以詩曰昔賣

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簞瓢在  
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啜菽代庶羞下有黃口  
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鰥魚牧犢爲好仇苟非真有道  
疇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時時懷舊雨隱  
居對前修重逢憊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決屣強歌  
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沈思冀一抽申之貧士咏庶接古  
人游異時高士傳真隱定先收

中祕書

晉江謝肇淛在杭爲水部日福清葉相國直閣求閱祕



府書潛隨入翻閱僅抄劉後村集三十冊

### 收書法

南亮陳元忠相國

于陛

好儲書平湖沈幼真太史

懋孝

勸其據類書注中所引證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閒如目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報寄書京師勲戚家半失去

### 纂書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壁之龍飛紀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爲宋齊邱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盜蹠

### 厄書

藏書佳事也闔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侍郎守愚參政德煜父子樓藏數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蘭谿胡孝廉應麟



學海類編  
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  
封中尉睦挈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邑祝侍  
郎以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駿曾平湖馮孝廉茂遠  
常熟錢氏諸家非流散則如炤矣噫縹帙緗函何預天  
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錮設靈威丈人之祕牒元夷使  
者之珍符貯媿媿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  
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  
子爨婢無復著手是或一道也

常熟錢氏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

丹黃層見錯書有一疑悞千里之外託人研考其購  
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  
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  
得其平遂以熒惑掃之隻字不留亦一異也

### 文瞽

正德中郟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  
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萬歷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  
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卽揖  
讓進退動如禮府輔國將軍字浹 五歲喪明從師



學海類編  
書掌識文字日耳紀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華  
亭唐汝詢仲言五歲月盲父兄抱膝上授詩好聽授博  
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据該博著編蓬姑蔑等集  
齏使楊鶴旌其廬日耳學淹通捐捧刊其書嘗過常熟  
錢氏酒間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畱  
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疏放之句云出于向秀賦  
嵇志遠而疏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鍾惺譚元春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

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  
卷戊寅被謫卽進呈云臣考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  
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  
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弋爲忒殛爲極之類皆伏晁之所  
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  
竟厥緒云云

學海類編  
蔣德璟日記

棗林藝篋

三

文詞



晉江蔣相國性嗜書畱心經濟有部郎使榆關語之曰  
彼處馬豆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爲然至則果如其  
言見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爲門  
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  
某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  
衣燕不在王家卽謝家

盧岐疑

長泰盧岐疑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爲戶部  
郎與汪道昆同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  
岐疑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澡此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  
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猊糖不許高大此是矣

王九思

鄆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  
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習其易焉獻吉改正予  
詩者橐今尙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易然亦不獨  
予也雖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子頑鈍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意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 謝榛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 袁宗道

袁宗道曰詩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爲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黨

稱慧曰諛稱跳曰跣稱取曰挺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故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乃自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偏其真凡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



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與官銜也

失婢詩

樵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顧

況流螢上下燕參差李商隱春樓不閉葳蕤鎖韓偓長

路多逢輕薄兒耿漳應爲能歌繫仙席鄭谷只緣幽恨

在新詩步非烟今朝繞郭花容徧李涉別有傳心事豈

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羊善畫葡萄荀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宏光乙酉春疾篤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補豔骨行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乳死歸骨于其鄉西湖北山僧黃龍道人作豔骨行事載邵衣聞臨安雜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艾京補之雷山中以貽好事者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海上迤東晴沙蹴鳥孫公主戀王門漢



家明妃厭金屋麗人獨立穹廬地深閨長養旃裘族名  
花寶幌白晝寒異香錦幕清夜燠長白山頭瑤草暉鴨  
綠江口蜻蜓飛闕氏妒得泣不得秦王求仙祠未歸朝  
辭名王聘莫卻翁侯婚膏髮明璫潤蟻珠暗袖溫門庭  
設蘭彫壁戶塗椒蕊屏射快于飛窗選中連理簫弄未  
離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  
夜復朝銀笳錦瑟曉連宵吳宮鬪草吹香佩魏苑彈棊  
拂畫綃千金舞買青衣笑百琲歌徵小史妖嬌歌豔舞  
懽不足握槊藏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驅

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婦飲真天人盈盈天街  
北皎皎婺女津一朝甌腸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  
軍開府浙江頭夫婿承恩官舍裏攜家迢迢入蕭關金  
僕如抽璧玉彎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羈煖青連環南  
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園中桃李鬪春妍湖上清明放  
鷁天寶馬香過烟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  
花炬醉照華臺燕子箋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真真自  
起樓紅豆新聲翻鬢栗青琴素手劈箜篌辟塵龍女拂  
照骨戚姬彌栳波賭射鳩分鐙蹙翠爭驍泥占骰長夏



學海類編  
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江潮八月  
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盃索郎持繡闥珠屏不自支水晶  
菡萏葡萄夜玳瑁梧桐橘柚時嗔啼頰怒重無聊鳳飛  
熊走空相嬌自茲臥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飆初就  
增城館未整政君翹冰桃雪汗琉璃酸火棗霞漿琥珀  
醪西池王母覈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鳳車何歲蕤雲  
璈正杳冥瀛海風泠泠聚窟香烟烟溫明祕器賜東園  
南方楯甲寵魚軒雪舫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幡  
青鳥青珠照青閣桃花桃浪弔桃箔鴻都道士訪太真

上林神君見宛若越鳥枝啼南代馬風嘶北紅顏一旦  
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返魄玉  
棺啓視儼明妝丹脣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蕪蘭薪鶴  
馭螭飛駕鳳麟鎖子九霄烟摩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  
空青錦疊千雙瑩寶璐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  
南路傾城靺鞨貽盡蟬貂導馬貔貅盡鼓簫碧雲車洒神  
靈雨素柰花簪士女髻經梁復經梁渡灤復渡遼遼山  
分水歷平野巔帳毳廬扶騎馬已矣哉魂歸來雪磧晨  
寄穴冰天夕築臺風姨掩袂慟月姊溼纓哀服匿承肌



酪留黎薦乳醅珠琲酬送使繒絲賚輿臺黃金千百鎰  
都護跨驄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聲韻叢說

清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近世考古者亦知古音而自牙吻未精明故註韻多誤  
如天字古讀梯因反而多注讀汀年古字讀泥銀反  
而多注讀甯蓋天年古與真韻相叶若作汀甯便是  
青韻青是鼻音與真韻相去甚遠推此以求註誤學  
者多矣

古文用韻有二字成兩韻者子桑琴歌父耶母耶天平  
人乎父音甫母音門補反只二字相叶成韻天音梯



因反與人亦二字相叶成韻邪乎四字則餘聲耳此  
卽一言詩也四字兩韻則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韓非名正物定名倚物徙史記甌窶滿溝汙邪滿車  
然潛龍勿用實爲濫觴其虛其邪亦又繼作劉彥和  
謂斷竹黃歌二言之始陋矣前漢書燕燕尾涎涎燕  
涎相叶木門倉琅根門根相叶是五字兩叶亦見古  
人用韻之法

古詩歌以虛字收句者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其虛字  
則餘聲耳如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組五叶韻之爲餘

聲如也字則展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云云人姻信命  
叶韻也爲餘聲推此如兮字思字且字止字忌字矣  
字之類其法略同惟俟我于著乎而則以乎而二字  
爲餘聲著素琚叶法又小變虞書元首明哉哉字左  
傳我有圃生之杞乎乎字國策松耶柏耶耶字招魂  
用些字大招用只字悉以虛字前一字成韻然又有  
虛字前一字不與通篇叶韻者起句如鄘風玼兮玼  
兮不叶展字鄭風摯兮摯兮不叶吹字論語鳳兮鳳  
兮不叶衰字收句如狂童之狂也且狂字不叶上漆



人字何也蓋諸詩通篇皆不用兮字且字成文接輿  
歌通篇亦非兮字成文只是單行一句作起結不期  
叶韻若鳳兮歌末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既兩  
句用而字便以已殆二字成韻矣又如衛風伯兮揭  
兮邦之桀兮既兩句用兮字便以揭桀二字成韻矣  
至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既不用兮字便變作殳驅相  
叶不叶揭桀可矣蓋古人用韻之法如此不憚絮舉  
者亦見韻學精嚴一無所苟今人奈何頽唐恣筆也  
李獻吉內教場歌大同邪宣府邪將軍者許邪同字不

叶府許者是學國策松耶柏耶漢書牢邪石邪之法  
松字牢字亦不叶韻李更用兩字成句小變其法故  
覺生異

毛詩騶虞二章末吁嗟乎騶虞皆是單句作收不必與  
通章叶韻如麟之趾篇吁嗟麟兮褰裳篇狂童之狂  
也且詩中此類頗多而考亭不察首章注叶音牙次  
章注叶五紅反誤矣夫字或獨音或數音皆是定呼  
豈隨聲可九邪  
或以周德清中原音韻不過寫北方土音耳不知此書



六尚爲北曲而設故往往與北人土音相合至其斟酌  
聲韻宛傳喉吻則具有精微焉彼豈不顧韻學純任  
土音而輒著書垂世者邪如韻音如聲音如韻音如聲音  
臞仙所輯瓊林雅韻全取中原音韻而稍更次之并換  
總部之名如東鍾換稱穹窿江陽換稱邦昌要與周  
氏之書無大差別或云周氏書是北曲韻臞仙書是  
南曲韻謬矣

古詩韻與近韻讀法多殊然有一韻聯文竟與近韻無  
閒而讀者因之遂不信其爲古音者此不可不辨也

如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車  
讀居華讀敷與琚字叶此人之所知也至召南何彼  
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人見其通章如  
此遂讀入近韻六麻謂華車當讀敷居反不信之又  
如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紕皮讀皤與紕字叶小雅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儀亦讀莪  
與上句莪阿字叶上風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  
初尚無爲爲讀莪與羅字叶此人之所知也至鄘風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人見其通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章如此遂讀入近韻四支謂皮儀爲當讀皤峩峩反不信之不知古無六麻部音而四支多入五歌若華車等字斷無讀入麻部法皮儀爲等字斷無讀入支部法也

反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顯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反滋煩糾此沈君徵字母堪剛一論爲確然也且字母起于神珙在北魏時而三國志呂布指劉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者叵爲不可之義卽合二字爲一音上聲下韻翻切已見則翻切之無待于字母亦

明矣又鄭漁仲書略論華梵音異華有二合之音謂雙音合爲單音也如者焉爲旃者與爲諸之類梵亦有二合之音而音中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爲索娑鞞不可爲埤觀此則二音切一音正是中國字學與梵氏字學正復有殊世迺謂翻切必須于字母何邪

予論句中藏韻之法如四字二韻五字二韻者詳矣至七字二韻則後漢書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嗣是題目俊顧及廚韻語尤多然皆七言之中



學海類編  
以第四字起韻者也又有七言而以第二字起韻者  
列女傳秋胡子謂妻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  
國卿古人僅見自是而下變爲填詞爲南北曲則法  
益繁矣

入聲月屑展輔而與曷黠直喉通陌亦展輔而與覺藥  
斂屑通何也蓋入與三聲不倫本難一例也又虎臣  
亦作四聲表與予唐人韻四聲表較異夫予則於平  
上去入四聲中閒明穿鼻展輔六條相屬之理故不  
侔耳

周秦讀牛字皆如疑獨頌絲衣其紕戴弁佻佻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牛當讀由乃與先後文叶頗疑之後徐  
思之知自堂徂基三句乃變韻之文基牛肅三字自  
相爲叶不與先後文韻相通也且三句云自云徂云  
及句意相似皆從此歷彼之謂則古人牛不讀由可  
以灼然無疑因思古人變韻處後人往往不覺漫以  
爲通者多矣聊舉一端冀讀者勿昧云

古人聲音未盡開故讀書多與今人相遠亦有聲隨代  
變古今不侔者皆可案韻而得之也如周秦人讀書



六麻一韻皆讀入魚虞歌三韻如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華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珈讀如居阿反之類是周秦人聲無今六麻讀也四支中如皮儀爲猗之類皆讀入歌是周秦無讀皮如郫讀儀如移者也一先中年天田顛之類皆讀入真是周秦無讀年如泥延反讀天如梯烟反者也蕭肴豪中如蕭膠漕袍之類皆讀入尤是周秦無讀蕭如消讀膠如驕者也八庚中如明京衡英之類皆讀入陽是周秦無讀明如名讀京如驚者也十一尤中如尤謀裘邱之類

皆讀入支是周秦無讀尤如由讀謀如牟者也上聲如好飽多讀入有野馬多讀入語有久多讀入紙去聲如皓道多讀入宥夜柘多讀入御是周秦閒于此諸字皆無近代音讀者也準此推之而博攷古文古人聲韻庶可盡明矣

俗聲去古益遠呼字至有無復一音是者如大有四音詩巷伯亦已大甚論語稱大宰大學稱大甲俱音泰蔡文姬悲憤詩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馬明生詩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



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俱音遞唐韻大入九泰音  
 汰入二十一箇音情總無今呼達話反者如母有  
 三音詩小雅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白狼王遠夷慕德歌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  
 德心懷慈母俱音米南華子桑琴歌父耶母耶音門  
 補反唐韻母入二十五有音牡總無今呼磨上聲者  
 也禮失故可求野而芳言亦復亂真可無審耶  
 客問予日子嘗謂叶非古法是已而文多引稱叶韻何  
 耶予曰叶之為言諧也和也初非可廢者也然有法

叶有臆叶法叶者有本而合古者也臆叶者無本而  
 隨聲者也所惡特臆叶耳若法叶則政當資是以考  
 古文詎可廢耶

俗刻韻書其通法繆誤甚多然有可概而廢之者則轉  
 通之說也辟如江入東冬古江音本近東冬三部相  
 通未嘗扞格後人讀江如姜遂謂通東冬為轉聲耳  
 又如庚半入陽古明本讀芒橫本讀黃英本讀央羹  
 本讀剛原屬正音初非轉叶推諸他韻亦復同然則  
 所云轉通者誠贅詞耳



三江一部獨近七陽傳訛已久今驟謂音近東冬人故疑之予姑無援古文為證即如窗字今多讀如瘡音而竈上烟窗時猶呼窗如葱此可徵也斯亦禮失求諸野者耶

車遮部韻至元人而始有在周秦止屬魚虞及歌在漢魏止屬歌在唐宋上屬麻是凡四讀而始得車遮音耳

晚唐及宋人之于詩韻元人詞之于詞韻明人曲之于曲韻多不復可為標準作者既已傳訛而注韻者輒

復引之為證益眩惑矣至古韻尤未易言韓退之文章宗匠尚不識韻况吳才老楊用修方子謙諸子所編著輒可引為成案藉為金科耶今人不肯沈深讀書又喜自豎義母怪說愈紛拏而理益晦耳

韓愈蝌蚪書記云作為文詞宜略識字然愈識字頗不深如諱辨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杜上聲又平聲音有杜蒯劉昌宗讀作屠無讀作去入二聲者度去聲又入聲詩周爰咨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杜度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



下之治爲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也  
又子產不毀鄉校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頌  
叶眈古音旣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譌愈蓋讀監爲  
肩讀眈爲丹故也是愈於本朝字尙識之不盡歎吐  
有乖何論蝌蚪書耶

或問古韻斷自六朝唐韻斷自李唐此最爲允而予以  
古韻斷自晉宋以前唐韻斷自齊梁以後何耶且唐  
韻旣唐人所作齊梁豈能預見其書而用之耶予曰  
韻之從來如犬牙交最不易分而晉宋合古爲多齊

梁入唐益密故于此分之亦言其概耳韻欲嚴而惡  
濫齊梁而後篇章通古韻者亦恆有之要是數十分  
中之一餘俱與唐韻無差則用唐未失其方如直儕  
于古斯恐其濫也若乃唐韻出孫愐之手而律及齊  
梁者愐蓋迹古人而著書非謂古人預窺其書也今  
柴氏古韻通且律及周秦而亡弗符豈亦古人預見  
之邪

毛詩音通古韻半功楚詞上口韻學什九蓋詩騷誠韻  
家之宗也要之三代以上人書往往涉筆成韻亦不



必詩歌經子皆然論語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疑尤成韻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悔成韻嘗  
以語人大噓絕倒然解人聞之必不河漢

弋陽抵齶多穿鼻如關山讀作光羶之類姑蘇穿鼻多  
抵齶如京城讀作巾塵之類皆土音所囿而訛者也  
周德清合三江于七陽彼非不知江韻收陽頗淺但字  
入歌唱其音曼長勢必收入陽韻而後止若令不收  
陽韻必竟收東鍾則又失卻江韻略收陽本色故不  
得不併爲江陽耳

江陽庚青其收鼻音處正同故古韻七陽八庚往往相  
通亦以收音相同故也

易林之韻非盡無合于古通法第謬戾處多不可訓耳  
概以爲非贛亦不受執其是者而欲盡護其短則謬  
之大者也蓋易林只似周易爻辭其閒或韻或不韻  
本不拘耳

古韻有可互相叶者有不可互相叶者如東韻風字可  
叶入侵韻侵韻禽字可叶入東韻借若二字聯見則  
讀風爲孚金反以從禽字可也讀禽爲窮以從風字



亦可也此古韻之可互叶者也詩鴉彼晨風鬱彼北林則但可叶風從林而不可叶林從風以林字無叶入東韻之法也易卽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則但可叶禽從窮而不可叶窮從禽以窮字無叶入侵韻之法也此古韻之不可互叶者也他韻皆然推此可明總欲博考古文從其同然者爲斷耳韻學之弊有四淺學之士妄撰韻書重誣古人註誤來學其弊一也次有蹇于牙吻囿于偏方雖稍窺古法而吐咳不明音注之間毫釐萬里其弊二也又有妄

作之徒不知稽古孟浪押韻其弊三也才劣而口給者操觚之際利趨口而畏引繩故樂就三弊且爲之張幟其弊四也

車遮韻中有讀嗟如齋讀些如西讀爺如移讀寫如洗讀夜如異者因而唱歌遂類如齊微收音法皆大誤也又有讀靴如虛讀呆如靄平聲皆誤

度曲須知一書可謂精于音理但字母堪刪論後總括十九韻頭腹凡例侵尋法當閉口則侵宜作妻音切鍼宜作知音切深宜作施音切欽宜作欺音切金宜



學海類編 卷之三十一 文讀  
作饑音切今凡宜用音字者俱用恩字是不閉口而抵齧矣亦其漏也

予論韻之離合遞變雖復援据無譌第理須通變而難畫一此予所謂韻學難齊又云可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卽中原十九韻轉收諸例雖法不厭詳俱有定說而歌亦存乎神明要合齒牙得利而已詩不以辭害志易不可爲典要予于韻學亦云

學士大夫能稽古而多不嫻音律伶人歌工能歌而不讀書則習流而昧源此聲韻之學少能貫通之也况

學者又多未稽古而優伶併鮮精于音律者乎

余論衛風伯兮揭兮邦之桀兮是用兮字成句以揭桀二字成韻下二句旣不用兮字便自變韻此韻法隨句法變也大抵古詩類然然亦有句變而韻仍者如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下二句雖變法仍用旦字與燦爛二字相叶又一法也

古詩虛字前一字叶韻者多矣又有用實字爲餘聲者邶北門第二三章小雅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皆以我字前一字叶韻是以我字爲餘聲也鄭蕻兮二章皆



以女字前一字叶韻是以女字爲餘聲也蓋詩人大抵以句末字同者卽爲餘聲耳

沈休文以朋字隸入蒸韻後人多疑之以爲朋音蓬當入東部援常棣每有良朋蒸也無戎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爲据斥沈之誤或又云可以入東可以入蒸如上二詩則入東之證也椒聊篇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則入蒸之證也予謂說唯椒聊爲可据餘俱非是蓋古朋字讀蓬恆反原無讀正蓬音者常棣戎字本不與朋

相叶卽上章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可見而翹翹車乘詩弓字讀如姑膺反正叶朋字入蒸韻采綠篇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緝之繩閼宮篇朱英綠滕二矛重弓九歌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弓與繩滕懲相叶俱讀如此蓋可据也然則朋字宜入蒸部而無入東部之理休文自無弊耳

凡唱曲有轉收諸法自不可廢然須唱本音合足後乃作轉收耳蓋本音是主轉收是客本音是身轉收是尾客故不可以勝主尾故不可以過大也



古詩歌俱用虛字前一字叶韻余既論之詳矣而後人鮮知者明唐寅嬌女賦用只是收句是學大招而只字前一字俱不叶韻又如衝波傳載河上之歌云鷓兮鴟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兮字前一字不相叶韻此歌作傳者所造不但僞擬之陋亦徵學古之疏杜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妝鏡也入句也字前一字亦俱不叶韻乃知前人亦多昧此法至伯虎益無論已又觀漢書韋元成詩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又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

難厲其庶而之字而字前一字亦不叶韻夫元成父子兄弟以詩起家而不精韻法如此爲之一笑或曰明星熒熒八句鬟蘭相叶是隔句韻搜神記淮南操十二句下甫女三韻相叶韓愈送陸歙州詩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蓋古人用韻有此法云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贊其頌相傳卽向作或云子歆作其用韻律之古文未爲盡倫然頗有雅合者其贊則不知何人所作不但用韻猥雜卽其辭亦卑陋可笑



毛詩單叶十蒸韻處甚多卽閒雜他韻亦不過夢雄弓  
合音綾數字耳余故嘗云此韻在古亦未嘗不嚴至  
晉宋而下單押益密矣

陳第以兔置篇施于中達達字說文作尪音求與下句  
仇字叶與考亭讀仇爲渠之反與達叶者相左然予  
讀漢趙幽王歌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  
托天報仇仇可與之叶自亦可與達叶不必定讀如  
逵讀達如尪耳

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最爲古本稽載亦詳明考韻者

自當據以爲正借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  
分最清楚如回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  
之類自以哈字領韻爲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  
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  
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如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  
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一段賽戴之類以代字  
領韻爲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領韻爲一段今如柴  
氏古韻通沈氏詞韻多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多不  
通曉但案孫氏本而考之亦庶幾矣



聲韻叢說終

唐詩談叢卷之一

明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為麒麟援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咏萬古之四子

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為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



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  
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曩所生必自此始矣遊  
凶人閒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謔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挹  
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亡贈言宛轉命子  
誠妻既懇且辨其見待之莊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爲之解雲卿弄詞丐寵其猶  
在末減耳兩人者一慳盡一以壽終抑天道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賞借

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公瀆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  
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  
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掇素嚮云  
孟襄陽伴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坦率  
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決也

宋人以荆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羨說富貴多俗情  
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錦江成  
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譏論尤切夫白



學海類編  
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顧語忌拘教義爲  
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固  
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筮苦藻必同籥吹爲善  
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卽曲爲諱失之誣惟  
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者蓋其  
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  
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又云南  
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

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  
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  
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  
亦可哀矣斯言也起太白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傲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云汝  
詩可已疾會虔妻店作語虔云讀吾子璋髑髏血模  
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嗟矣如不嗟讀句某未閒更  
讀句某如又不嗟雖和扁不能爲也余每誦此覺此  
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出語林唐撰也



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謫無從取蜀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詡生面正所謂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廟屈賈壘目短蕭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那能使吟子得真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遘耳凡詩一人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杜世與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依嚴武契分不薄醉斥武父名一事舊史云不爲忤新史云武銜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說以武貽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齋獨以爲武決不肯自比黃祖杜集中詩爲武作者幾三十篇意竝殷至沒後哭歸櫬及八哀詩尤痛似決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武伉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并忍其呼父名恬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爲忤亦過重以武有殺章彝之事杜嘗依彝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難言哉荆南追述詩結舌



防讒柄探腸有禍胎情稍見矣殺機時動幸不犯殺  
鋒新史殆非全誣若贈答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  
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  
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  
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墮節力農甘貧槁終身  
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瑄適議獨與  
瑄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

窮而適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甯跋扈杜相委棟時也嗣後  
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  
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徵焉勸忠寓焉是不當僅  
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  
陶潛之詩曰飢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隱隱未  
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  
中貯餘俸園外買閒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韋應



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聊租二頃田方  
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  
竝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  
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  
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  
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真有退心如  
左司之一向淡耳

大歷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

閒道遺賁行在王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  
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  
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  
白仲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  
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

仲孺之  
爲郭氏

壻見令公夫  
人墓誌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  
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



事公又實以作人迪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  
後輩稱薦公卿閒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由成其業  
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閒出吟手  
能偕公翻鬪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  
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終唐  
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門詩派  
之眾且遠

詳見宋張洎論  
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  
謂其病沒繇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

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蓄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  
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老釋硬推入孔  
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  
淹論之以爲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  
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  
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牴牾文珍輩又絕  
韋皋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皋  
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爲黨



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貶書之無所裁正耳此  
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  
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尙未可盡也

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爲賀作諱辨

以辨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徑激而爲之說也稹黨

李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吉左愈集

有刺逢吉詩可考道固不同初稹以詩投賀賀誦明  
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

憾倡犯諱事阻其  
進事見劇談錄

程明道嘗言劉又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

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  
當矣余每讀此欲絕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辭

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

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

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

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

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

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為郡守所  
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  
游不為所污亦不致為所伎賈禍晚年優游分司有  
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敘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  
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  
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  
高壽祿位亦不為不貴是真可慕羨者倪思樂天非不  
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  
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頽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

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

羅大經

合此兩家評足

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  
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  
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  
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西陽雜俎得劄青事有刺  
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體膚且  
為所涅矣豈但疥牆壁已哉因嘆此老得名至此豈  
不折盡一生福來驚無他虧而禍酷斬祚將無造物



者有意爲之缺陷耶

夢得靖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有竝銜宿怨故劉先於叙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覆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訐白母大不幸事令白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請以詩不得者又有是李

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賠旣冤白賺亦太倖殊堪胡盧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綠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閒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尙滿天蓋道其實也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旣高神穎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



居然具宰相作略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微堤築  
非遙甌裂先兆亦繇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疏躁  
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  
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  
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  
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  
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閒萬戶侯句而  
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

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鐫於斯因受盾於斯  
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歎賢達成心難化至  
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狼藉  
口語不慎故恨尙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  
人辟從宦塗門戶起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  
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并所題廳閉之不處情可知  
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  
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



學海類編  
蔓亦如此溫李詩皆輕豔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  
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棲志禪元不納有謝啓  
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非實信爾當非僅挑達一生  
者  
薛大拙在晚雋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  
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  
自鄙節帥爲麤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  
橐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藐武人若  
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尙  
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  
泖閒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學海類編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頲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真公主見魏灝序讒而出以張洎亦見范碑云此李以老杜宴集往往贊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估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譖不已殊可怪湖南後交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卽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闊略杜繼綖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歷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白公好以



學海類編 二  
文語  
年紀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  
晒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宋張文  
潛嘗得公詩草真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云

詩人慕同調挹師資多不勝企羨情昔人以得文友詩  
敵其逼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江東詩  
用魏人沈任集中作賊語號已詩爲偷江東集大是  
可兒

王穀舉生平得意句市人爲之罷毆李涉贈相逢莫避

詩夜客爲之免剽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嗜吟便有一種癡興好以詩舉似人博人贊美雍陶  
亟捐遊客周朴狂追士人豈伊真昧見罔抑亦聊寄  
賞懷

方采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曹也賦詩新  
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覺有神興  
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態甚乎哉  
此言有爲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楊汝士不



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閣筆元笑  
白善全其名夫豈惟古人之能全其名哉亦其能服  
善不若今人強顏爭勝甘于出醜無忌耳元稹鎮武  
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稹某偶以大人往還獲  
一第實不能詩賦稹嘆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遠矣  
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  
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此皇甫湜爲元和時人嘆  
也嗟乎今纔搦管便罵前輩者多矣湜在當何如致

儻

余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爲無庸是此豈欲爲死  
人請正想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以詩謁  
劉中山中山爲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占謝而心實銜  
之至作相後纔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戒子孫王建  
云人怪考詩嚴此怪字正古今通病也詩非同調豈  
可浪與言哉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叙無援之苦卽訾  
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伎懽俗情一一無



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

如平曾三縑卹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

鄙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調辭槩出贖勤若小

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真

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為之流弊也

唐實錄載韋執誼從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

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

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豈當時鬻科價尚廉

可第從懷中齎攜耶然納袖法今竟通行

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榜與請托爭途朋甲

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皇嶠都雍等諺更

可駭詫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

按朋甲唐人自畫圖畫舉子七十八人列

二隊指呼紛紜如相嘲競者意諸甲必各有脈路與

朝貴通成就人故氣力足以奔走同輩令入隊耳若

王弇州譏唐舉子津私禁鬻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為

軍吏豈知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潔如殷

文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樂帥子高雞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甫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被黜卽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主司至此塗地盡而唐事益不可爲矣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第

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閒身之句及自爲詩

有云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所繇不能真脫朝衣長享閒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嘆

嘗語客曰讀韓滉黃金散盡教歌舞畱與他人樂少年聲伎不必蓄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內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江海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爲輕銓曹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灞上逆旅見數物象人詰



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  
爲此輩答撻治之下古此尤其大端歟  
韋應物答故人見諭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  
十縑單慵疏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唐時  
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爲憂私覲行則公  
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橫以釀亂實隱而大  
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堡詩  
也邊上事作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

凰城最曉天下大計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添兵京  
城足救緩急乎

桮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況之  
困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  
焉卽其詩旨亦靡弗譎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  
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怪乎終爲令孜諸奴所誤哉  
黃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伐不仁賦題士子有錯把  
黃巢比武王之誚而其時主兵出討巢者且攜姬妾  
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謔始知末世人



心肝大抵多同人此來不啻朝鼎之鼎故映末世人  
唐初及第人多從赤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非回  
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七年相  
柳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逾亟仕路乃逾捷有國者  
之殷鑑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詩題  
中書堂云側坡蛆蚰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  
鈍無嘍囉言國運且衰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若  
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諛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而不識  
今古噉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大而能  
噉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意智不識  
今古七字勾作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衫舉子乞而  
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箇錢塵中流浪且隨緣直饒  
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乎使下第舉子甯  
爲乞丐無爲宰相天下安得不亡

余每讀韓偓臨歿遺所藏召對燭跋及顏蕤朱葆光諸  
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羅昭諫



學海類編  
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年誤國者  
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獨留此數老  
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之未盡墜地也

唐詩談叢卷之三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閒出表麗縟於先  
程元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  
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寢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竝  
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羣  
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  
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  
以激其價誰鬯律宗可遺功首雖猥狎見譏尤作興



有屬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靈座焚之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後德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黃菊歌綬方疾遽和進勅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尚急知音如此文宗宸藻不知何如稗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

受諛不受砭明知面謾總不著惱雖天子正與人同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唱篇日正史不槩具今從實錄會要類要文館集賢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抄綴於後備考用見風之本自上云

神堯 翠華殿賦詩

武德七年四月 宴王公親屬

內殿賦詩

八年五月

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太宗 中華殿賦詩

貞觀二年十二月 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

兩儀殿

賦柏梁體

五年破突厥 宴突利可汗

幸慶善宮賦詩

六年閏八月 宴三品



以上又九  
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

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州賦  
幸靈州賦詩二十年八月時北荒

悉平詩  
又元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歲經

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  
狩陸渾賦詩

龍朔元年十月  
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  
又七

夕元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 景龍二年七夕  
兩儀殿登慈恩塔閏九月九日登總浮持圖

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

幸薦福寺 立春宴二十日幸臨渭亭三十日幸長安故

城三年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二月八日送沙門元

奘等歸荊州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

節度張直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月幸臨渭亭十一月安

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誕辰長甯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

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

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人重宴大明

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

三幸司農王光輔莊二十一日宴桃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



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昭容院四月一日幸長甯公

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竇希玠宅以上竝賦詩

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元宗開元初麗正院賜學士宴十年送道士司馬承禎三十

年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宴兩相禮官麗正學士

送許景先等為各州刺史及送裴寬蕭嵩張嘉貞崔

日知宇文融王峻張說諸重臣并採訪朝集等使四十

年幸甯王宅十五年宴武成殿十二月登驪山石甕寺

十七年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上官宴

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十八年

五月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二十年張守珪獻捷飲至

二十五年花萼樓設宴天寶二年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

暉還鄉四載幸朝元閣又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御

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宴羣臣勤政樓竝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中和

德宗 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

節賜宴曲江六年又上巳賜宴曲江亭六年九日賜宴

曲江亭四年十年十年一年 又九月十八日追賞重陽



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

開成元年

夏日與五學士聯

句三年

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

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淮南

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  
翊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  
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耶興起詩  
教又不獨在情洽廢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

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一釋子耳亦下勅徵其

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

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

此詩道安得不昌

徵晝公集牒云勅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

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

十日牒載宋刻書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綺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

親為披閱翹足吟咏所撰嘆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



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兢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眾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粗枚不廢俚賤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節竝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隍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

和閒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卽流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



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流衣落才  
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  
然後同調萃唱和廣摭言稱李固言在成都李珣  
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為一時蓮幕之盛惜  
其詩不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韓愈李正封鄆城  
詩徐商帥襄陽有周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漢上  
題襟詩集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為從事有吳士陸龜  
蒙司馬都鄆壁魏朴顏 及隴西李穀南陽張賁共  
撰松陵集尚有存者 人故掌籤之遺秩其詩亦應

教之緒篇也歟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者有岑文

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兄續于志甯宴羣公於宅其人有岑文本

杜正倫令狐德棻劉孝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

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勃張錫解琬

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皓陳嘉言韓

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嶠瑾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嘉言仲宣

瑾同用竝吟流之佳賞承平之盛事師道尚桂陽主

官侍中主亦工為詩志甯天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



學海類編  
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  
詩序稱爲渤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  
寶閒甯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爲  
盛無不拂席迎之肅代而後勲績富貴稱郭令公元  
和以來裴令公尤爲烜赫郭少子曖尙代宗女昇平  
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  
詩出入其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  
百縑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眾稱絕妙或謂  
宿構起請以己姓爲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

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  
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詩人  
游讌聯句纏錦旣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  
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  
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詫而人地非匹未足爲豪羌  
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  
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咸  
通而後奢靡極豐孽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儉



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者有之王化  
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子罪哉王弼州  
云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  
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  
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  
與政通也大力者為之故足挽回頽運沈幾者知之  
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矣

唐詩談叢卷之四

明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

嘉謨少微蘇李前味道嶠燕許燕國

公張說小蕭李穎士韓柳愈宗四傑王楊四友杜審

許公蘇頌嶠崔融蘇味道華三俊元稹李德皆兼以文筆為稱其

專以詩稱有沈宋佳期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又

錢郎劉李合劉長卿李嘉祐鮑謝防良元白稹居劉

白合劉禹溫李商隱賈喻島鳧出皮陸日休吳中四

士賀知章劉春虛包融張旭廬山四友楊衡符載三



舍人王涯令狐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

夏侯審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

李端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吳罕張蟻周絲鄭谷李栖遠

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憑有詩云直

賦李杜久為塵憑大歷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

二有竝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傳王璘半

日萬言速更何取必也捷成為貴楊師道之當筵立

搆王子安之覆被起書李太白之頰面四絕溫飛卿

之又手八韻敏與工兼才斯稱異爾

詩人蚤慧者權德輿三歲能變又四歲能賦五歲令狐

楚能詞林傑口占王六歲王勃善文楊牢題彈七歲

李百藥能屬駱賓王詠杜甫詠李泌知為李賀長

短之製名八歲劉晏獻封泰楊嗣復知屬九歲王維

動京師元稹工屬十歲李白通詩十二歲李義山工屬十

三歲楊收善文又蘇頲史稱其幼詠死免及嘲白居易

易生七月即識及汪先范氏子之類尤多其或夭折

或富貴壽考亦皆不可一律論



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制科三等勅頭咸首捷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勅頭時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竝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邱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施肩吾陳陶黃損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且未論真否貴穩吟膽使無預愁惟盧昇之師

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

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竝稱及諸家生平遭遇窮達之不同載詩藪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窮者猶可引而自慰也爰稍增訂錄左方

父子則薛收薛元超李百藥李安期褚亮褚遂良許叔牙許子儒宋令文宋之問趙武孟趙彥昭敬播敬之宏陳子昂陳光沈佺期沈東美賈會賈至蘇瓌蘇頲



李適李季卿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李善李邕張  
說張均崔良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房融房琯鄭繇  
父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郁張毅夫張禕却純  
却士美樊澤樊宗師裴倩裴均歸崇敬歸登劉禹錫  
劉承雍路泌路隨李懷遠李景伯于休烈于肅張薦  
張又新李端李虞仲韋表微韋蟾韋貫之韋澳段文  
昌段成式皇甫湜皇甫松苗晉卿苗發李程李廓李  
泌李繁韋綬韋溫崔羣崔亮楊凌楊敬之崔瓌崔渙  
溫庭筠溫憲章孝標章碣劉迺劉伯芻劉三復劉鄴

鄭亞鄭畋李璣李沈又張文琮二子戩錫韋安石二  
子陟彬包融二子佶何王景三子之咸之賁之渙呂  
渭四子溫恭儉讓穆甫四子質贊員賞竇叔向五子  
常羣牟庠鞏劉知幾六子貺餗秩彙迅迥

兄弟則孔紹安孔紹新蓋文懿蓋文達馬敬淳馬敬潛  
秦景通秦煒路紀路鼓崔湜崔液席豫席晉周思茂  
周思鈞杜易簡杜審言韋承慶韋嗣立來濟來恆崔  
日知崔日用薛曜薛稷王維王縉皇甫曾皇甫冉崔  
敏童崔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寂李渤李涉暢



當暢諸柳公綽柳公權許康佐許堯佐楊虞卿楊汝  
 士柳中庸柳中行李翰李觀馮宿馮定李遜李建吳  
 通微吳通元鄭仁規鄭仁表柳渾柳識唐臨唐皎周  
 繇周繇三人者自前王之渙兄弟外張文琮張文瓘  
 張文收沈佺期沈全交沈全宇喬知之喬侶喬備李  
 父李尙一李尙貞楊憑楊凌楊凝韋綬韋纁韋純蘇  
 冕蘇弁蘇袞白居易白敏中白行簡韋述韋迅韋道  
 四人者自前呂穆二家外楊發楊假楊收楊巖五人  
 者張知騫知元知晦知泰知默及前竇氏連珠六人

者王劇王勔王勃王助王劼王勸及前劉貺兄弟七  
 人者趙夏日趙冬曦趙和璧趙安貞趙居貞趙頤貞  
 趙彙貞八人者賀德仁賀德基劉知柔劉知幾等同

號高陽里此外如崔莅等兄弟四人崔瑤等五人崔  
 那等六人崔瑄等八人並載唐史又閩人  
 林藻一家兄弟九牧載地志然率以爵位顯大抵兄  
 弟齊名聲實相副者三人則已盛矣四五以上惟王  
 竇二氏庶幾自餘張趙諸人雖當時並有名字亦未  
 必盡然姑錄以備數若三羅同姓通譜原非真屬連  
 枝所不  
 槩入

祖孫則孔紹安孔日新姚思廉姚璿岑文本岑羲員半  
 千員俶杜審言杜甫張鷟張薦許敬宗許彥伯韋嗣



立韋宏景杜佑杜牧鄭綰鄭顥唐次唐彥謙殷侑殷

盈孫唐臨唐紹馮宿馮涓高士廉二孫球瑾魏徵謨于志甫

休烈狄仁傑兼謨李敬元紳之類以世次稍遠不錄

父子祖孫三世者徐齊聃子堅堅子嶠武平一子就就

子元衡儒衡崔融子禹錫禹錫子巨李栖筠子吉甫

吉甫子德裕錢起子微微子可復可及珣柳芳子冕

登登子璟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璞璧珪玘鄭餘慶

子澣澣子處誨從諫又陸餘慶孫海海孫長源四世

者王播子起起子龜龜子蕘盧綸子簡能簡辭宏正

簡求簡能子知猷簡辭子貽殷宏正子虔灌簡求子

汝弼嗣業嗣業子文紀內盧氏尤文彩與官爵同盛

史稱鬱為鼎門云

開元以前詞人鮮弗達者天寶以後才士鮮弗窮者即

閒有之然弗數見也第今製作行世則景龍垂拱百

不二三大歷元和十嘗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輒據

唐人雜說類次數條以見其槩云

唐書云太宗以海內漸平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

方才俊與選者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陸德明于志



甯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穎達李元道李守蔡允恭  
顏相時薛收蓋文達蘇旭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  
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

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顏師古褚遂良等尙不  
止此

又云景龍二年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  
員直學士十二員李嶠宗楚客趙彥昭李嗣立爲大  
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元  
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

閣朝隱韋安石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爲直學  
士

右高和世顯者先是武氏修三教珠英徵天下文士二  
十六人徐彥伯爲首餘率前諸學士張說王無競富  
嘉謨亦與焉

元宗紀開元元年夏郭元振同三品秋張說爲中書令  
冬以姚崇同三品盧懷慎同平章事四年冬宋璟爲  
黃門監源乾曜蘇頲同平章事八年春張嘉貞十四  
年夏李元紘二十一年春韓休冬裴耀卿張九齡俱



同平章事

右元宗開元中宰相至十數人皆文學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詞人之達莫盛此時繼之林甫國忠雖天資險獷然俱以不學稱唐治亂判矣

席豫傳云豫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張九齡先後掌綸誥又蘇頲蘇晉賈曾賈至齊澣王邱李又等並以文學爲中書舍人

右二則初盛閒詞人顯者

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楊州張

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閒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參軍卒又唐新語云長壽中滎陽鄭蜀賓詩知名年老甫授一尉之官未幾卒二事甚類

右初盛閒窮而閒有達者

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甯



昌齡李館陶虔鄭廣文德元魯山秀蕭功曹穎張長史

旭獨孤常州及崔比部肅梁補闕應韋蘇州物

右載唐詩紀事崔比部李館陶不列名按是時詩文有重望而不甚顯者崔則崔顥崔曙李則李翰李華舍四人外無赫稱必居一於此

明皇雜錄云天寶末劉希夷王泠然王昌齡祖詠李若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昶虛崔曙杜甫雖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右二條盛唐詩人窮者李杜古今流落之魁然置諸人

中覺猶為顯達也一笑

丹陽集云潤州延陵有包融儲光羲曲阿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邱監蔡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朝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戴句容有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甯有右拾遺孫處元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

右亦多盛唐閒人吳揚所產也殷氏叙其履歷但一二稍顯自餘布衣冗秩旁午篇中豈此方當時遂無貴



且文者耶

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漳夏侯審李端號大歷十才子綸戶部郎中起考功  
郎中發都官員外峒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御史宦  
俱不甚顯獨中孚侍郎狷知制誥差著而端竟終杭  
州司馬時秦系劉方平布衣顧況司戶于鵠從事張  
南史參軍厄尤甚焉

右中唐詩人之窮者嗣是權武裴元韓白諸公驟顯元  
和遂以中興繼之郊寒島髡藉盲仝枉二李賀歐陽

竝天其窮益又甚矣

劇談錄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  
間有名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麻  
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澗何涓周鈴宋耘沈  
駕周繇以詞賦顯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  
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著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延  
暉以古風名皆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  
於海內與虛薄竊聯名級者殆不可同年語矣  
右晚唐詩人窮者如此其眾又過於前然司馬羅隱輩



尚不止是今製作多不傳徒空名寄於簡冊雖頗勝  
當時華要亦可悲也

唐舉子不中第者語林劇談所紀外又有來鵬宋濟嚴  
惲王璘李洞胡曾張祜江為盧汪孫定許璿璿後為  
羽流

歐陽澥李山甫司馬禮等大率皆晚唐而盛唐則老杜  
以不第獻賦其他孟浩然等雖布衣然非舉子也諸  
人生不成名今紀載又將沒沒余惜而詳著之

王弇州嘗為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

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

一貧困杜甫浣花蠶月乞鄭虔履穿四明雪蘇源明薪

照字垢王季友賣履陽城屑榆作粥賈島嘆鬢絲如

衣生薛孟郊苦寒恨敲盧仝長鬚赤腳周朴寄食僧居二

嫌忌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思李顏真卿見思武元

衡見思王韓愈見思李李德裕見思李白居易見思

裕張祜元白泣溫庭筠李商隱見思令韓偓見思三

玷缺四傑輕沈宋險李嶠浮沈蘇味道模稜張說大

苴賀知章沈酒王維鄭虔儲光羲李華陷身柳宗元



劉禹錫權臣劉長卿多怨懟嚴武無上李白見辟秦系

出妻獲誘崔顥數棄元稹改節李德裕樹黨李益感恩四

偃蹇四傑內盈川李杜淪落孟浩然以禁中忤旨

薛令之以首藉致蕭穎士及第三十年沈千運窮老

年以死王昌齡詩名滿世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孟

郊公乘億溫憲劉得仁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

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

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

五流貶流徙則李義府鄭世翼盧藏用沈佺期宋之

猶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困亦甚矣

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貶

削則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

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

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

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

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六刑辱杜審言

為州僚搆繫賴孝子得伸溫庭筠被邏卒毆縛劉長卿李太白吳

武陵竝先就刑囚王無兢李邕盧崇道俱身受勅杖

七夭折范攄子七歲能詩林傑六歲能文李賀二十



王勃二十九八無終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劇王勔

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興盧

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以

冤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為宋齊邱

以法駱賓王張巡顏真卿溫庭皓周朴孫晟以義王

無競劉希夷以讎薛能皮日休以亂盧照鄰以水伊

璠以猛獸九無後楊炯絕後葬兄弟手宋李太白蕭

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崔曙一女白居易一姪王維

四弟陽城三昆崔珣張又新皆有二子而崔子竝

無子不娶落俱為俗人妻見法張子竝没于水

弇州云古人謂詩能窮人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

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

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祕則真宰

默讎擅人羣之譽則眾心未厭故呻佔推琢幾於伐

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鋒羅

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愴

然以慨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唐詩談叢卷之五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資解頤多矣其閒出自傳  
 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爰撻一二左方餘可概云  
 靈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舉義者不死快信之  
 雖然非實也此無論駱之元有與宋往還詩宋之間  
 亦有敘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面孔宋文載文苑英華祭文類  
 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拗澀那得宋句在內好事者第  
 偷取駱集冒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學海類編 卷五  
文讀  
戎昱爲京兆尹李巒所知欲妻以女嫌姓僻令改不可  
而止後憲宗嘗舉其和親而忘其人顧左右是姓名  
稍僻者左右舉昱對帝領之昱姓固僻然其上崔中  
丞詩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擬殺身求知激切  
之辭與改姓事無涉也范攄欲傅合爲一并易詩中  
移性爲移姓使昱一生作詩下一嫌字不得不大苦  
乎高獲對光武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見范史

說者謂王建作宮詞爲王守澄所持獻詩末句有不是  
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懼而止今觀

詩全篇竝敘樞密內庭恩寵祕密事故以是結之益  
致豔詫意言非自向人說人那得知耳此豈挾制語  
哉唐時詩人於宮禁事皆盡說無忌楊阿環孟才人  
尙入篇詠建詞有何嫌必制人以自全也

李涉井欄砂贈詩一事或有之至此盜歸而改行八十  
歲後遇李彙征自署姓名爲韋思明備誦涉他詩瀝  
酒酌涉則雲溪友議所添蛇足也唐人好爲小說或  
空造其事而全無影嚮或影借其事而更加緣飾卽  
黃巢尙子一禪師號爲偽造一詩實之况此小小夜



刦乎

小說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誚其出莊子不知綯怒之卒不登第庭筠詩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謂此考庭筠詩原爲哭亡友作云終知此恨難消遣狐負南華第二篇嘆己不能齊物如莊周之忘哀也溫之嘗誚令狐相未必虛而此詩則何嘗爲令狐發也耶

有云曹唐寓江陵寺亭沼閒得句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閒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見素裳女子步詠前

句迫訊之遽沒數日唐考殂此乃唐劉阮遊仙詩洞裏有天云云元不說水底人改之以就所云池沼者詩讖故有之然率然自出胸臆故驗何須人點竄代爲之歎

唐詩人名誤者王績藝文志誤作勣紀事又誤以爲有此兩人皆非是

盧鴻一新唐書本傳去一字單名鴻誤

賀朝萬齊融賀萬姓也舊唐書以賀名朝萬而分齊融爲姓名誤今從梁肅越州開元寺碑李華潤州鶴林



寺碑改正

張祐之祐人多作祐字者小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祐不名祐可知矣喻鳧喻坦之兩人也品彙爵里考以坦之即鳧之字混為一人今考宋陳直齋書錄各有其集文苑英華兩人詩亦分載調各不同而謝皋羽睦州詩派載新定之以詩鳴於唐者二人實並列焉尤文獻在本鄉足據者也

李白蜀人非今山東人也山東李白之說出於杜詩云

山東者乃當時關東海稱

戰國策及史記范睢傳皆有山東稱之

意白

時正寓關東故耳舊史傳白不書郡望援杜句直書為山東人史例之變然實非以其嘗家任城而云山東也齊魯之稱山東自元始唐時此地尚隸河南未有今山東稱今東省通志據杜詩徑收白為山東人而蜀楊用修起爭之以白嘗自比謝安稱東山李白并欲改杜詩之山東為東山用概絕東省借白之疑端抑知白東山山東兩稱原各不相蒙者乎

韋應物正史無傳賴國史補數語足存其生平為人及



官闕之概當時仕只蘇州刺史而止未嘗又別爲他官沈明遠爲補傳較國史尤詳備而刺蘇而後復有江淮鹽鐵轉運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一銜則采自劉禹錫舉自代狀其搜補亦云勤矣今考白樂天集有書與元稹論應物云其詩身後人始知貴此書作元和中而劉之狀稱太和六年則應物歿已久矣當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蘇州止不藉卿銜重何庸誣之

唐中葉僧道內殿供奉並有法號之賜至未季濫觴極

矣偶檢得杜光庭釋貫休兩頭銜錄之以資一噓

杜光庭銜 唐引駕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崇真館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郡蔡國公宏教大師金門羽客文章應制內殿供奉三教談論廣成先生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六百戶賜

紫某

出道藏

貫休銜 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某

畫苑



靈澈一遊都下飛語被貶廣宣兩入紅樓得罪譴歸貫  
休在荊州幕爲成汭遞放黔中修睦赴僞吳之辟與  
貫朱瑾同及於禍齊己附明宗東宮談詩與宮僚高輦  
善東宮敗幾不保首領畢竟詩爲教乘中外學向把  
茅底隻影苦吟猶恐爲梵網所未許可挾之涉世同  
俗人俱盡乎

唐名緇大抵附青雲士始有聞後或賜紫參講禁近階  
緣可憑青雲士亦復借以自梯如陸希聲韋昭度以  
澈警兩師登庸尤其可駭異者君子於此嗟世變已

從來羽士解化未有不以爲得仙者其詩亦往往非真  
如真仙通鑑所載李昇與元白共飲詩雲房先生傳  
亦有之黃損得仙歸所題詩門前鑑湖云云卽賀季  
真詩蓋皆好事者所綴合也嘗疑許遜晉人至唐顯  
呂巖唐人至宋顯定屬僞托顧舉世信之不能奪耳  
女子能詩者有矣惟宋尚宮姊妹五人爲異下此威光  
哀三人亦所罕覩恨失其姓尚宮宋之間後裔也見  
雲溪友議陸暢催妝詩一則內又如吉中孚張氏孟  
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



李拯盧氏竝作合有緣無慚對撰尤為人世有數夫  
婦第未知鏡中影豔雅副韻藻否耳為一笑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俎始於漢顏真卿

與畫公諸人兩頭纖纖漢人有兩頭纖纖月月初生古辭

東一西龍頭水亦盤中詩始漢蘇伯玉妻寄夫詩寫

兩頭纖纖之類從中央周四角屈曲成文

名盤中至寶洎妻蘇氏益衍為璿璣圖天寶二載范

陽盧母王氏撰迴文詩八百十二字字數與璿璣圖

同又會昌中有張睽為邊將不歸妻侯氏作詩離合

繡作龜形寓意上之朝乞夫歸皆盤中之類詩

字相折合成文始漢孔融唐權迴文晉傅咸有迴文

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迴文亦始傳咸昭宗時有

迴文虛言詩唐人劉賓客集句同谷子者集五子之

及皮陸倡和竝有迴文詩集句亦始傳咸昭宗時有

歌譏風人詩此與藁砧體不同藁砧如隱謎理資箋

以證之或取諸物如子夜歌攤門不安橫無覆相關

意或取之同音如懊儂歌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箕北斗可備采風故命為風人詩張祜皮陸為多迴

波詞其詞先以迴波二言引端三句句六言始則天

寓規大言小言了語不了語宋玉有大言小言賦晉

顏真卿有大言小言雍裕之有了語不語了語危語唐

有樂語饒語滑語醉語諸聯句畫公更有暗意遠意

樂意恨意縣名州名藥名古人名四氣四色字謎等



裕之有四氣四色等詩字謎起鮑照井字等  
謎唐蘇頌有尹字謎李太白有許雲封謎 又有故

犯聲病全篇字皆平聲皆側聲者又一句全平一句

全側者全篇雙聲全篇疊韻者律詩有側句并用韻

故犯鶴膝者縷舉不盡皮陸有全篇平側詩溫庭筠與皮陸又並有全篇疊韻詩

王蠋園蘅炫紅蘼湖符燁黃華梁武帝後牖有朽柳侍臣和云梁王長康強此純用疊音詩也杜子美卑

枝低結子接葉暗藏鶯白樂天量大嫌恬酒才高笑小詩此閒用疊音隨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者之純

用涉于戲閒用更于篇法中增一巧詩料入二老神爐中頑鐵無不成金耳上下雙用韻章碣東南路盡

一律正韻押天船眠邊上四句又押畔岸看算此正八病中之鶴膝章自號為變體詩云

以上並體同俳諧然猶未至俚鄙之甚也其最俚鄙者

有賀知章之輕薄祖詠之渾語賀蘭廣鄭涉之詠字

蕭昕之寓言李紆之隱語張著之機警李舟張彧之

歇後姚峴之譌語影帶李直方獨孤申叔曹著之題

目黎瓘之翻韻見國史補及雲溪友議諸書皆古來

滑稽餘派欲廢之不得者

韻牒始段成式段押句好押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

僻者書竹簡稱為韻牒又有遞聯細班竹為之以白

金鎖首如茶挾形分客以免互送之煩今韻牌之類

是也



學海類編  
詩箋始薛濤濤好製小詩惜紙幅長贖命匠狹小爲之  
時謂便因行用其箋染潢作十種色故詩家有十樣  
蠻箋之語

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  
白有詩云爲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或問詩板始何時余曰名賢題咏人愛重爲設板如道  
林寺宋杜兩公詩初只題壁後卻易爲板是也又問  
今名勝處少有宋杜句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  
有故事劉禹錫過巫山廟去詩板于畱其四薛能蜀

路飛泉亭去詩板百畱其一有此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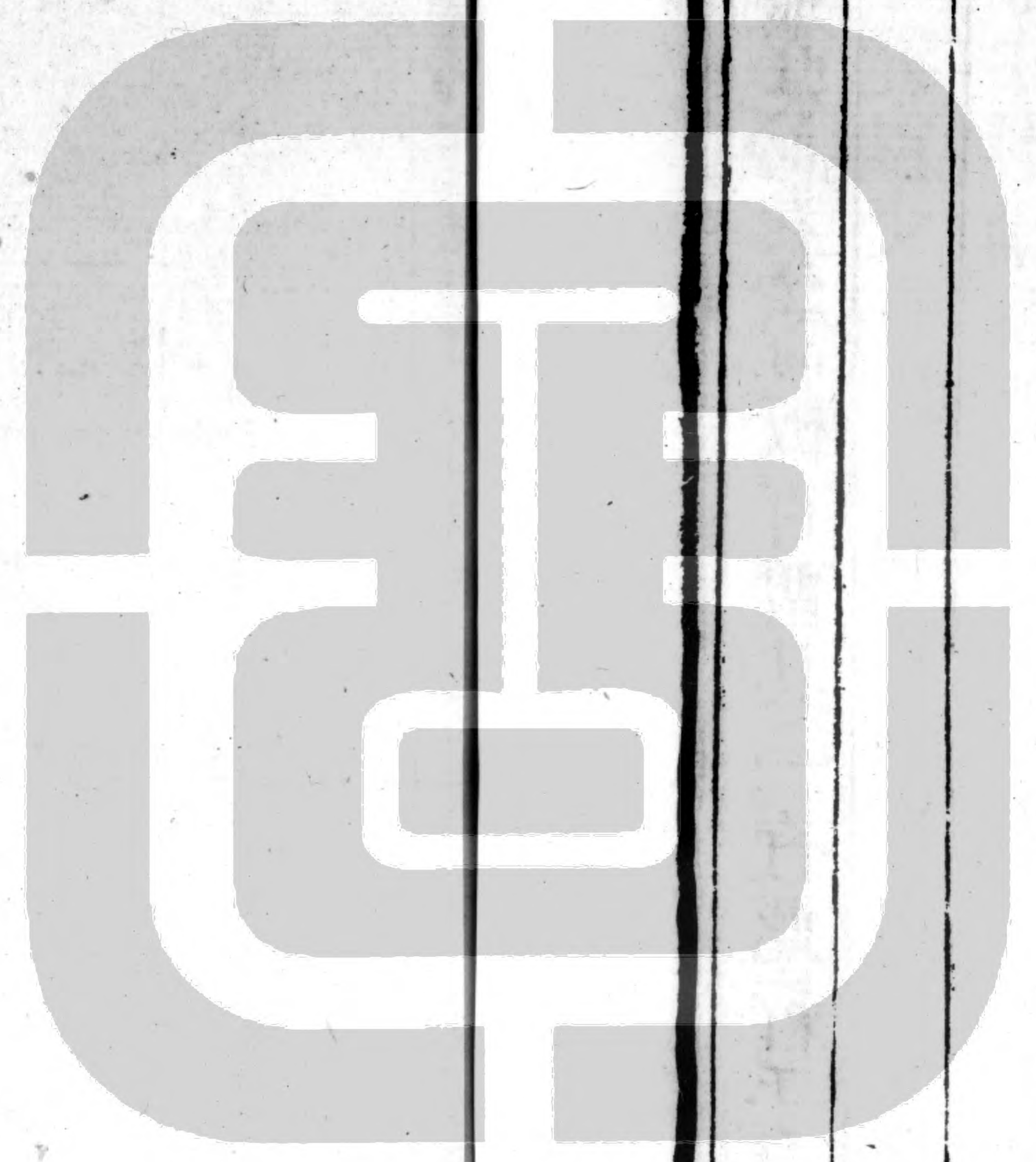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卷

九

文





程